



鬼谷子

乾

58  
1

和装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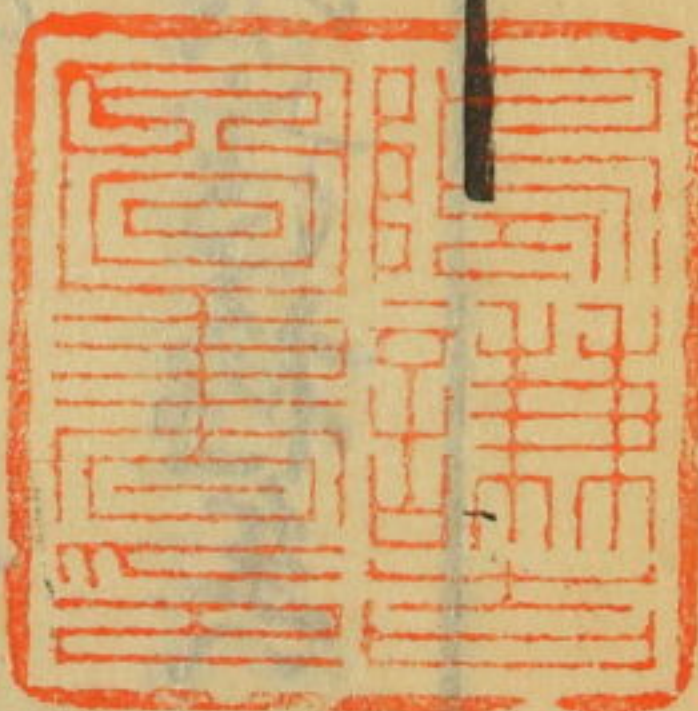


門仁13  
號58  
卷1



刻鬼谷子序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奈知君子之  
言可因以之利而小人之言亦可因以  
之義易不言乎一致而殊塗同歸而百  
慮夫文武之道及至戰國已墜于地而  
諸子因裂之其家百數近者孟荀遠者



皆川先生考閱

鬼谷子

大改書肆合梓



月谷子  
蕪張申韓若老若莊若衍若龍詭譎幻  
怪齷齪不測譬之鬼魅逞妖於晦夜及  
旦察之其所弄作者皆假之夫常者雨  
是故諸子亦皆文武之殘也昧者眩未  
明者眊本是謂該諸子法鬼谷子身處  
山巖而言狙世主樺闔之術峭薄極矣

我吾未信古果有若是人也然而熟玩  
其書文辭幽深義多奧邃要之其人材  
足為蕪張之師而其世必戰國之人也  
先儒嘗謂一闢一闔易之神也一翁一  
張老氏之箴也鬼谷子其術佳者有得  
于闢闔之外神而明之蓋至于自



於潰裂而不可禦由此言而推之雖曰  
文武之殘之尤者不亦可乎願善讀者  
及得其道用反之易則其成庶幾乎十  
七八時嘗為人一訂此書今已二十年  
其人請出付梓人予不能拒乃為之序

安永甲午夏六月日 川原撰

鬼谷子卷之上

唐尹知章註

平安 皆川原

考閱

捭闔第一

捭揜動也闔閉藏也凡與人  
言道或揜動之合有言示其同  
也或閉藏之合  
有言示其異也

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若順稽考也聖人在天地間觀人設教必  
順考古為衆生之先首出萬物以前人用先覺後  
而為之觀陰陽之開闔以命物成既著須立名以命之也  
知存亡之門戶不忘亡者存者其惟知機乎故曰知存亡  
之門也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  
萬類終始人心之理反化朕迹莫不朗然而守司其  
玄悟而幽密不測故能籌策達見焉



門戶司主守也門戶即上存亡之門戶也聖人既達  
 而趣存也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背不  
 其道一也故曰變化無窮各有所歸其道雖一行之不一  
 然有條而不紊故曰或陰或陽或剛或柔或開或閉或  
 弛或張此二者法象各異施教不同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  
 察其所先後其政教雖殊至於守司門戶則一故審察  
 度權量能校其伎巧短長權謂權謀能謂材能伎巧  
 人必量度其謀能之優劣校考夫賢不肖智愚勇怯  
 其伎巧之長短然後因材而用夫賢不肖智愚勇怯  
 仁義有差乃可捍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  
 可貴無為以牧之言賢不肖智愚勇怯材性不同各  
 有差品賢者可捍而不同之不肯

願按貴  
當作實

者可闔而異之智之與勇可進而貴之愚之與怯可  
 退而賤之賢愚各當其分股肱盡其力但恭己無為  
 牧之而審定有無與其實虛隨其嗜欲以見其志意  
 已矣言任賢之道必審定其材術之有無性行之虛實微  
 然後隨其嗜欲而任之以見其志意之真偽也  
 排其所言而捍反之以求其實貴得其指闔而捍之  
 以求其利凡言事者則微排抑其所言揆動以反難  
 言之利何如耳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  
 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開而同之所  
 知其誠也所以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異  
 所計謀以原其不可必明離合有守先從其志計謀雖  
 審其計謀以原其同異離合有守先從其志計謀雖  
 同但能有所執守則先從其志離合有守先從其志  
 志以盡之以知成敗之歸也即欲捍之貴周即欲闔



之貴密周密之貴微而與道相追言發動之貴其周

密而此二者皆須微妙合於道之理然後為得也押之者料其情也閉藏之貴其隱

結其誠也料而簡擇誠無或終故須繫束也皆見其

權衡輕重乃為之度數聖人因而為之慮推衡既陳

然後為之度數以制其輕重重因其不中權衡度

得所而為設謀慮使之道行也其不中權衡度

數聖人因而自為之慮謂輕重不合於斤兩長短不

哉聖人因是自為故押者或押而出之或押而納之

謂中權衡者出而用之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

其不中者納而藏之不誠者闔而去之押闔者天地之道闔戶謂之乾

地之道天押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

按縱橫即  
縱橫說之  
縱橫非謂  
廢起也見  
後許合篇  
可縱可橫  
語可證也

橫陰陽變動四時開閉皆押闔之道也縱橫謂廢反

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彼言押闔之道或反之今出於

於彼忤之於此皆從押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

必豫審其變化開無開闔則大道不化言說無變故

莫不成之於變化故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

也神為心用故心者神之門戶也志意喜欲思慮智

謀此皆由門戶出入凡此八者皆往來於口故關之

以押闔制之以出入押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

閉也默也陰也言八者若無開閉事或不節故關之

故曰陽也閉情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開閉有節故陰

於內故曰陰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陽和先後合宜



故終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意  
 始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意  
 喜欲為陽曰始凡此皆欲人之故言死亡憂患貧賤  
 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為陰曰終凡此皆欲  
 人之死故諸言法陽之類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  
 曰陰曰終諸言法陰之類皆曰終言惡以終為謀謂言說者有於  
 言法陰之類皆曰終言惡以終為謀謂言說者有於  
 言之聽者宜知其然捍闔之道以陰陽試之謂或揅動之或閉  
 試之則其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謂  
 情陽者言高以引之與情陰者言卑以引之以下求小以高求大陰言卑  
 以下求小以高求大陰言卑故曰以高求大情陰者言卑以引之  
 故曰以高求大情陰者言卑以引之無所不可陰陽之理盡小大之情得故出入皆可何

所不可乎可以說人不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為小  
 無內為大無外盡陰則無內盡陽則無外益損去就倍友皆以陰  
 陽御其事以道相成曰益以事相賊曰損義爭曰志  
 凡皆不出陰陽御其事也陽動而行陰止而蔽陽動而  
 出陰隨而入陽還終始陰極而反陽此言上下相成  
 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  
 苞由捍闔也上下所以能相求此天地陰陽之道而  
 說人之法也言既體天地象陰陽為萬事之先是謂  
 圓方之門戶天圓地方上下之義也理盡開閉然後  
 入故曰圓方之門戶生萬物故為萬事先上下之道自此出



反應第二

聽言之道或有不合必反以難之彼因難以更思必有以應也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大道化者謂古之聖人以

也動必由道故反以觀往覆以驗今反以知古覆以

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言大化聖人誓衆拾已舉

先度於己故能舉無遺策動必成切以知彼動靜虛

實之理不合來今反古而求之動靜由行止也虛實

於今反求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意也事有不合

翻得覆會於此成此在於考彼不可不察不審則失

不可察人言者動也已默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以靜

則所見審因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言謂

者或不合於理未可即斥但反而難之言有象事有

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應理既出故能言有象事有

次令得自畫象謂象若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以無

形求有聲理在玄微故無形也無言則不彰故以其

釣語合事得人實也得魚在於投餌得語在於發端

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釣人之網也

賢斯辭雖欲有隱其道無由故曰釣人之網也

常持其網驅之具言無比乃為之愛持釣人之網驅

身彼遂不言無比則為之愛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

按更自恐有誤



其情隨而牧之此言其變也報猶合也謂更開象法以動之既合其志其情可見故隨其  
 情而牧已反往彼覆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基已反往彼  
 彼必覆來而就職則奇策以申故言有象重之襲之比則口無擇言故可以定邦家之基矣  
 反之覆之萬事不失其辭謂象比之言既可以定基  
 謂再三詳審不容謬妄故能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萬事允二無復失其辭者也  
 疑動聖人誘愚則閉藏之以知其誠誘智則發疑動之以盡其情或得其實故事皆不疑也  
 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言善反聽者乃坐忘遺鑒  
 得其情同幽微而冥會夫鬼神其變當也而牧之審太密今則不能故曰冥也  
 也言既變而當理然牧之不審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後牧之道審也  
 定基不審情明在於審牧故不審則不明變象比必審基在於情明故不明則不審

按臉當  
作斂

有反辭以還聽之謂言者於象比有變必有反辭以  
 欲聞其聲反默欲張反臉欲高反下欲取反與此言  
 之道有以誘致之故欲聞彼聲我反靜默欲張我反臉斂彼高大我反卑下欲彼收我反施與如  
 此則物情可致欲開情者象可比之以牧其辭無能自隱也  
 相呼實理同歸欲開彼情先設象比而動之彼情既  
 猶鶴鳴於陰聲同必應動將欲生辭徐徐牧養令其自言譬  
 故能以實理相歸也或因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  
 以牧下謂所言之事或因此發端或因彼發  
 偽知同異得其情詐也謂真偽同異情詐  
 與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見其式謂動作言默莫不由  
 或怒亦由此情皆以先定為之法則謂一下者皆以  
 以見其式也先定於情然後



法則以反求覆觀其所託故用此者反於彼者所以  
可為以反求覆觀其所託故用此者求覆於此因以  
觀彼情之所託故言用此也知已欲乎靜以聽其辭察  
其在於見情故言用此也其辭察  
其事論萬物別雄雌謂聽言之道先自平靜既得其  
雌也雖非其事見微知類然觀此可以知微故曰  
見微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也符應不失  
如騰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聞其言則可知其情故  
原必盡故量能射意不無一失若探人而居其內則情  
禍福不差羿之引矢命必無一失若合符契騰蛇所指  
故以相故知之始已自知而後知人也知人者智自  
明生明能生智故具相知也若比目之魚見形也若  
欲知人必須自知我知必兩得之然後聖  
光之與影也賢道合故若比目之魚聖賢合則理自

影猶光生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燔  
而影見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燔  
骨以聖察賢復何所失故若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  
疾聖賢相與其道甚微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  
方如方與圓上下之道取類股肱比之一體其未尚  
方與未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謂向晦入息  
以圓道導之亦既出潛離隱進退左右以是司之此  
見形之後即以方職任之言此  
用人之道或升進或黜退或左或崇右一已不先  
推上圓方之理故曰以是司之已不先  
定收人不正方圓進退若不先定則於事用不巧是  
謂忘情失道用事不巧則操未續頭圓鑿方已審先  
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已能審



牧人至德潛暢玄風遠扇非形非容無門無戶見形而不反道日月而不知故謂之神也

內捷第三

捷者持之令固也言上下之交必內藉相得然後結圓而不離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疏道合則遠而親就

之不用去之反求非其意則就之而不用日進前而

不御遙聞聲而相思勢通則日進前而不御事皆有

內捷素結本始言或有遠之而相親去之反求聞聲

皆有內捷素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賤貨

或結以采邑結以道德謂以道德結連於君若之臣

結連於君王者之臣名為臣也實為友也結以貨財

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疏則疏欲

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自入出以下

之意隨其所欲故能固若蚊母之徒其子也出無間

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蚊母螻蛄也似蜘蛛在

捷之臣委曲從君以自結固無有間隙亦由是也

內者進說辭捷者捷所謀也說辭既進內結於君故

為謀君不持而不捨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疏

者志不合也陰德謂陰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

反求者事中也謂所言當時未合事過日進前而

不御者施不合也遙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

也謂所行合於己謀待之以決故曰不見其類而為

一者本之作說



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而說之者必北  
 轉適楚陳軫遊得其情乃制其術風魚經大整沛然  
 所以見非逆也此用可出可入可捷可開其情也則  
 莫之能禦故能制行其術也  
 出入自由捷故聖人之事以此先知而捷萬物得情  
 開任意也  
 立事故能先知可否萬品所以由夫道德仁義禮樂  
 固結而不離者皆由得情也  
 計謀由夫得情故能行其先取詩書混說損益議去  
 仁義道德以下事也  
 論就混同也謂先詩書之言以同己說欲合者用內  
 然後損益時事議論去就也  
 欲去者用外內謂情內外謂情外得情自外內者必  
 合失情自去此蓋理之常也  
 明道數揣策來事見疑訣之道術之數豫揣來事見  
 疑能策無失計立切建德乃可以立切建德也  
 決也

治明入產業曰捷而內合理君臣之名使上下有序  
 上下有序則職分明遠近無差則徭役  
 簡如此則為國之基故曰捷而內合也  
 上暗不治下  
 亂不寤捷而反之此天下無邦域中曠主兼昧者可  
 行其事侮己者由是此天下無邦域中曠主兼昧者可  
 而與故曰捷而反之此天下無邦域中曠主兼昧者可  
 賢之主自以所行為得而外不留賢者之說如若命  
 此者則為作聲譽而飛揚之以釣觀其心也  
 自來已迎而御之君心既善已必自有命來召若欲  
 去之因危與之翔而後集意欲去之環轉因化莫之  
 所為退為大儀去就之際反覆之宜如員環之轉因  
 儀儀者法也彼變化雖傍者莫如其所為如是而  
 退可謂全身大儀儀者法也

抵巇第四

抵擊實也巇巇隙也牆崩因隙  
 器壞因釁而擊實之則牆器不



敗若不可救因而除之更有所管置人事亦由是也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此言合離若乃自然之理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察辭觀行則近情可見反往驗來則遠往以驗來事可知古猶今也故反考往古則可驗來故曰反往以驗來巖者罅也罅者澗也澗者成大隙崩毀將至故曰有巖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匿以抵之也可抵而得此謂抵巖之理也朕者隙之將兆謂其微也自中成者可抵而塞自外來者可抵而却自下生者可抵而息其萌微者可抵而匿都不可治者可抵而得深知此五者然後善抵巖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朗形而上者謂之聖人故危兆總形

爭及亂目一本作爭亂反目可從自是一本無自字

也因化說事隨機運術通達計謀以經緯識微而預防之也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漢高祖以衣布登皇帝位殷湯由百里而取萬邦經治也揮動也其施外兆萌芽之謀皆由抵巖抵巖隙為道術言化外兆萌芽葉之時託聖謀而計起蓋由善抵巖之故能不失其機然則巖隙既發乃可行道術故曰抵術為道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諛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偽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反亂目自是謂萌芽巖罅此謂亂政萌芽為國之巖罅聖人見萌芽巖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如此謂抵



而塞之謂助之如彼謂抵而得之謂因取其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  
 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謂因取其國而塞之謂因取其國是以有禪讓之事三王  
 得之是以前有征伐之事也謂因取其國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  
 此之時能抵為右謂五伯時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  
 有罅隙不可不察也謂因取其國尚否泰為之罅隙謂因取其國又况於人  
 乎故曰不察之以裨闔能用此道聖人也謂因取其國禪闔亦否  
 可不察也謂因取其國道以經人事聖人者天地之使也謂因取其國後天而奉天時故  
 者聖人也謂因取其國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為之謀可以  
 上合可以檢下謂因取其國上合謂抵而塞之助時為治檢能因  
 能循為天地守神謂因取其國居故能為天地守其神祀也

願按後云可  
 微可求則此  
 微遠亦求字  
 未恐亦求字  
 因字近誤作  
 來也

飛箱第五

飛箱謂作聲譽以飛揚之箱謂牽  
 持緘束令不得脫也言取人之  
 之道先作聲譽以飛揚之彼必  
 露情竭志而隱然後因其所好  
 牽持緘束令  
 不得轉移

允度推量能所以微遠來近為遠作聲譽者所以微  
 遠而來近也謂賢者所在或遠或近為遠作聲譽者所以微  
 以此微來若燕昭尊謂因取其國隗謂因取其國即其事也立勢而制事必  
 先察同異別是非之語謂因取其國制能遠近既至乃立賞罰之勢  
 察黨與之同異別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謂因取其國外謂浮  
 言語之是非謂因取其國情偽之辭知其能之數必見其決安危之計定親  
 疎之事謂因取其國既察同異別是非見內外知有無然後與之  
 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之



愚按卡同卡  
吳出于不意  
故曰飛

所以知其輕重，量之所以知其長短，輕重既分，長短既形，乃施隱括以輔其曲，直如此則微之亦可求之，亦可引，引鉤箝之辭，飛而箝之，鉤謂誘致其情，言人之情，亦可用，引鉤箝之辭，亦有等級，故引鉤箝之辭，惑內而不得其情，曰鉤，外譽而得其情，曰箝，得情即箝，持之令不得，脫移故鉤箝曰鉤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故曰飛而箝之，鉤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其不可善者，或先微之而後重累，不可善謂鉤箝之辭，所不能動如此，必先命有其人，既至然後都狀其材術，所或先重以累而後有知其所能，人或因此從化者，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或有雖都狀其所，有猶未從化，然後就其材術或以重累為毀，或以毀為重累，或有狀其所有，其短也，或有歷說其短材術，使著此以毀為重累也，為具人難動，故或重累之，或嘗毀之，所以驅誘令從化。

用之控天下

其用或稱財貨，琦瑋珠玉，白璧采色，以事之人，其用謂化，將用之必先知其性，行好惡動以財貨采色者，欲知其人貪廉也，或量能立勢，以鉤之，量其能之優劣，然後去就，或伺候見澗而箝之，謂伺彼行事見其澗，而其事用抵巇，謂此上事用抵箝持之，以知其勇怯也，將欲用之於天下，必度權度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岨嶮之難易，人民貨財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疎，孰愛孰憎，將用之於天下，謂用飛箝之術，材能可輔成否，天時盛衰，地形廣狹，人民多少，又欲知天時地利，人和，合其素否，諸侯之交，親疎愛憎，又欲知從否，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鉤其所好，以箝求之，既審其慮，懷知其好。



用之於人一

用於人一

惡然後就其所最重者而說之又以飛箝之辭鉤其所好既知其所好乃箝而求之所好不違則何說而不可行用之於人則量智能權材力料氣勢為之樞機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此飛箝之綴也

於人謂用飛箝之術於諸侯也量智能料氣勢亦欲知其智謀能者也樞所以主門之動靜機所以主弩之放矣言既知其諸侯智謀能否然後立法鎮其動靜制其放矣猶樞之於門機之於弩或先而迎之或後而隨之皆箝其情以和之用其意以宜之如此則諸侯之權可得而執已之恩又得而固故曰飛箝之綴也謂用飛箝用於人則空往而實來綴而不失以之術達於人也

究其辭可箝而從可箝而橫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

使人也但以聲譽揚之故曰空往彼則開心露情歸附於已故曰實來既得其情必綴而勿失又令數奏

用於人謂以飛箝之術任

也所行之術雖有大小進退之異然而必先謀慮計至於稱事揚親則一故曰具用一也

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將行反忤之術必須先定計謀然後行之以又將飛

彌縫之術以古之善背尚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天地而化轉之然後以之求合言古之善識向背之理者乃合同四海兼并諸侯驅置忤合之地然後設法變化而轉移之衆心既從乃求其真主而與之合也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呂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伊尹所以就桀紂者以然後得合於此知天命之箝故歸之不疑也

真主矣此知天命之箝故歸之不疑也係於殷

湯文王故一臣歸二主不疑也非至聖人達奧不能御世不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



用兵忠實無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  
 能知睿量長短遠近孰不如夫忤合之道不能行於  
 若故知誰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從乃可  
 以橫既行忤合之道於不如已者  
然後行之也  
以橫則進退縱橫惟吾所欲耳

揣篇第七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  
 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憂  
 化之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  
 之有無料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  
 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孰短君臣之親疎孰賢孰否

與賓客之智睿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  
 諸侯之親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  
 危孰好孰憎反側孰便孰知如此者是謂權天下之情  
也善修量權其情可得如之知揣情者必以其甚喜  
其情而用之者何適而不可哉  
揣情者必以其甚喜  
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  
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  
欲必失其變  
夫人之性甚喜則所欲著甚懼則所惡  
其情之隱是以情欲  
因其彰著而往極之惡欲既招則  
因喜懼之失而變也  
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  
人勿與語而更問所親知其所安  
雖因喜懼之時以  
其變如此者乃且置其人無與之語徐徐更夫情變  
問斯人之所親則其情欲所安可知也



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夫情貌不差內變者必見外貌故常者必用此道此所謂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謂測深揣情也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審推量則國事可可說至於謀慮情欲皆揣而後乃可貴乃可賤乃可行故曰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也計審揣情則人主輕乃可重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言審於揣術則貴賤成敗惟己也故雖有先王之道制無非揣術所為故曰其數一也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所索之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雖弘曠玄妙若不兼揣者乃成謀之術則彼之隱匿後何而求之然則揣情而說之法制也常有事於人人莫先事而至此最難

為故曰此難為者此其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慮人亦難乎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謀慮出於人情必當知其時節此具故觀蚰飛蠕動無不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之勢也蚰飛蠕動微虫耳亦猶懷利則勃怒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是以利害者理所不能無順逆者事之所必行然則順之招利逆之致害必審幾微之勢故曰生事者幾之勢也此揣情節言成文章而後論之言既揣其情然後修飾言語以可論也

摩篇第八



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也謂揣知其情然後以具  
術內符者謂情欲動於內而符驗見於外揣用之有  
者見外將而不知內情故曰符為揣之主也  
道其道必隱揣者所以度其情慕摩者所以動而內  
道然則以情度情情本微摩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  
潛密故曰其道必隱也  
內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為之  
言既揣知其情所趨向  
符必應內符既應必欲為其所為也  
此則內故微而去  
得所欲而情必動又測而探之如此則內  
符必應內符既應必欲為其所為也  
之是謂塞窮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成其事而  
無患  
者既所為事必可成然後從之臣事貴於無成  
於君如此可謂塞窮匿端隱貌逃情逃而窮塞則  
人何後而知之入既不知所以息其憯妬故能成事  
而無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  
此摩  
惠也

彼應自著觀者但觀其著而不見其微  
如此用之功專在彼故事無不可也  
古之善摩者  
如操鈎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曰  
成而人不知主兵曰勝而人不知也  
鈎者露餌而或  
而可得賢者觀功而隱摩故人不知摩而自服故曰  
主事曰成而人不知也兵勝由於善摩摩則無從而  
勝故曰主兵曰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  
曰明  
潛謀陰密日用不知若神道之不測故曰所謂  
主事曰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  
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  
聖  
者體道而設教參天地而施化歸光晦迹藏用顯仁  
故人安得而不知其所以利後道而不知其所以然  
神明之  
主兵曰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



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善戰者絕禱於心曾禁邪於未  
崩故以不爭為戰師旅不起故國用不費至德潛暢  
玄風退扇功成事就百姓皆得自然故不知所以服  
不知所以畏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  
比之神明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凡此  
皆摩之所由而發言人之材性參差事務平者靜也  
變化故摩者亦消息盈虛因幾而動之正者直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行者成也  
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諂也故曰發也  
行貴成故聖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  
故曰成也其用之非也言上十事聖人獨用以為摩而能成功  
立事然衆人莫不有所以用之非道不能故謀莫難於周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難於必成

此三者然後能之謀不周密則失幾而害成說不悉  
聽則還順而生疑事不必成則也  
箒而有發皆有所難能任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為通者說謀又虛  
之而無難者其唯聖人乎故謀以欲周密必擇其  
受如不受猶水開流而納泉如此則尚隙而夫事成必合於數故曰道  
可得故曰結而無隙也數與時相偶者也夫謀成必先考合於術數故道術  
二者相偶然後合事可成而巧業可說者聽必合於情故曰情合者聽進說而能令  
聽者其唯情合者故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  
手合者先溼此物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  
摩也如是猶言內符之應外摩得類則應譬故曰摩之  
水內符之應外摩得類則應譬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



故曰獨行之道善於摩者其惟聖人乎大綫者不晚見綫而作何晚之有功成不殆何抱之久行此二者可以化天

推篇第九

說之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說者說之於彼人也說者有資於彼人也取也資也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損也說者所以文飾也求入於彼非事要也亦既假之須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輕論也謂彼有所問卒應而對之者便利辭也成義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驗也覆實事務以明成義也真偽既明則符驗自符驗難言者却論也却論者鈴也言或反覆欲拒却也

應抄問卷  
開誤

幾也言或不合反覆相難所以却論前論事也却論者必理精而事明幾微可得而盡矣故曰却論深微曰釣也求其佞言者諂而于忠論者先意承欲以忠諛言者博而于智博者繁稱文辭以求而于勇决者縱舍不疑求以智威言者推而于信威者謂象憂戚而陳言也推者策選進謀以求信名故曰推而于信靜言者謂象清淨而陳言反者先分不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縱舍不疑者決也先分不足而窒非者反也己實不足不自知之過窒他謂非如此者反也故口者機關也所以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問見姦邪故曰參調而應利



道而動口者所以發言故曰所以閉情意也情意宣  
 所以助心通理故曰心之佐助也心得耳目即能窺  
 見間隙見彼姦邪故曰窺間見姦邪耳目三者調  
 和而相應成則動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也者不利故  
 則以順道而動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也者不利故  
 繁言而不亂翱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理  
 苟能觀要得理便可曲成不失故雖繁言紛葩故無  
 不亂翱翔越越不迷變易改常而不危者也  
 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身者不可告以五音  
 施故無目不可得而示具五色五音為有身者作故  
 無身不可得而告具五音此二者為下文分也  
 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  
 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事也  
 所不來說於此者為此淺局無所可受也夫淺局古  
 之與暗滯常閉塞而不通故聖人不事也

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衆口  
 燥金言有曲故也或可以招百殃故不可以言也言  
 者觸忌諱故曰有忌諱也金為堅物衆口能燥人之  
 之則以衆口有私曲故也故曰言有曲故也  
 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在於順理此謂下起端  
 也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不用其  
 所拙而用其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智者之短不勝  
 愚人之長也智者之拙不勝愚人之工故用愚  
 人之工也常能棄拙短而用工長故不困也言具  
 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  
 之所長避害之所短故出言必見聽舉事必有成功也  
 必見聽舉事必有成功也故介虫之悍也必以堅  
 厚螫虫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之用其長而訟者



知用具用也言介虫之堅厚以自蔽螫虫之動也行

曰病曰怨曰憂曰怒曰喜中者有一必失故曰言辭五

感衰氣而不神也病者恍惚故氣

也怨者內動故腸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憂者快悝故

也泄怒者妄動而不治也動而言不治也喜者宜敬而

無要也喜者搖蕩故宜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

此五者既失於平常故用之在精而行故與智者言

依於博與拙者言依於辨與辨者言依於要與貴者

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

者言依於謙與勇者言依於敢與過者言依於銳此

具術也而人常反之此量宜矣言之術也下達者反

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語以此術教

之然人難為也與智者言將以具明斯術與不智者

難為也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具類故

事不亂化言者條流外難故多類也事則隨時而終日

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妄不亂故不妄故其主

反者智之用也故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聽聰則真

明則可吝自今辭奇則是非有證此

三者能行則成功事立故須貴之







